

## 20140522 東華大學@從覺醒到佔領：公民運動的走向與未來

沒有，剛剛謝老師這樣講完，我想我就直接先自白，絕對是不懂，因為今天晚上，雖然設定的題目是「公民運動的過去與未來」，不過我想宗岳(編按：無法確定是否正確)會比我更有資格談這個問題，那因為我自己對所謂不管是社運還是最近這一兩年突然使用的一個詞彙，叫公民運動的參與，比較像是一個孤鳥的型態，所謂孤鳥的型態是說，我沒有很特定的組織的隸屬性，我大概參與的廣義的NGO團體，譬如說2008年的時候，那時候之所以會去關心野草莓的學運，當然跟自己在學生時代的時候，有參與過學生運動高度相關，但是那個時候跟其他的NGO社團一起合作去推動廢除集會遊行法，當然對我來講，我自己切入的切入點是我自己法律的專業，但是在NGO的屬性上面，我那時候擔任的是臺灣法學會的祕書長，那臺灣法學會是一個相對來講，一個軟趴趴的團體，所謂軟趴趴講的比較直接一點，就是沒有行動力，就一群學者，然後自己聚會討論，說臺灣的整個法律需要什麼改革，然後遇到一些重大的爭議問題的時候，或許發一些聲明、譴責或是提出我們的訴求，大概也就到那個地方的行動為止。

那接下來參加的另外一個團體是民間司法改革基金會，那那個也是我自己投入比較多精力的團體，理由是因為說我在法律的專業裡面，我關注的是臺灣整個司法制度的改革，大概推動司法改革的過程當中，民間司法改革基金會他扮演了很重要的角色，他從1996開始組織成立，第一次率領律師走上街頭，到1999年全國司法改革會議，那因為在民間司改會的參與是，某個程度上面來講是比較法律專業，因為所要推動的一些改革的方案，包括了說，你們大家常常比較會聽到的像《法官法》，像《刑事訴訟法》的修訂，或者是說像去年9月政爭發生了以後，通保法的修訂，那民間司改會大概在做的都是這樣子的事情。那民間司改會是一個，相對於臺灣法學會來講，比較有行動力的團體，但是他們走的路線還是以國會的遊說跟所謂的施壓，所謂的施壓有到的層次也最多就是去立法院前面舉舉牌子，那召開一個記者會，到國會裡面去進行遊說，就只有到這個層次的問題。

那第三個團體是澄社，那澄社是一個很老牌的學者論證的團體，那早期比較代表性的人物，現在應該都是在學界裡面退休的大老，包括像中研院社會所的瞿海源老師，那當然有一些是後來因緣際會，不知道是改變了他們的想法還是改變了他們的立場，包括了像前國科會的主委，朱敬一，像前教育部的部長，鄭瑞城，他們都是這個學者論證團體，一開始創始的會員，那他們做的，事實上也真的就是以文字

來去推動改革的想法跟理念做為比較主要的手段，所以他們在1990年代的時候，出了兩本滿重要的書，一本書是《解構黨國資本主義》，那另外一本書是《解構廣電媒體》。

那我加入澄社，其實也就是一個學長，有一天突然叫我參加澄社，那我大學時代的時候，因為就聽過澄社，而且對於澄社裡面許多老一輩的老師，譬如瞿海源老師，我個人對他是非常的敬重，到目前為止，在做很多事情的時候，我有的時候都還是常常會請教瞿老師的意見，那瞿老師現在也是我們民間司法改革基金會的董事長。對於澄社真的參與比較深的是，在2010年的時候，那個時候我接了澄社的社長，那之所以會接社長，不是因為我的能力比較好，講的直白一點就是沒有人要幹。

那沒有人要幹社長，但是我那個時候又想做一件事情，覺得如果有一個組織當作後盾的話，或者是有一個組織的名號出去做這件事情，會比較方便，那因此就接了這個工作，那個時候想做的事情是什麼呢？那個時候想做的事情是推動《公民投票法》的改革，之所以會想要推動《公民投票法》的改革是因為在2010年夏天的時候，那個時候我們要跟中國簽ECFA，那有，那個時候就認為ECFA要公投的呼聲，事實上很高的，民進黨曾經把群眾帶到街頭去，大聲的喊，說ECFA必須要公投，那只不過說，民進黨做這件事情是半途而廢，因為他們提了一次程序性的公投，是真的程序性的公投，他那個公投主文寫得很奇怪，你是否贊成用公民投票來決定要不要跟對方簽ECFA，他不是直接說，你是不是贊成跟中國簽ECFA，他的主文是，你是否贊成用公民投票，那跟對方簽ECFA，那當然他們去設定這樣的程序性的，的問題是，內部做過民調，因為你如果問說，欸你贊不贊成ECFA的話，那個時候事實上贊成ECFA的民調是高的，但是你如果問說，欸你是否贊成用公民投票來決定要不要簽ECFA，贊成的人也是多的，所以他們就提了一個程序性的公投，那只不過說他們這個公投被公審會駁回了以後，民進黨某個程度上就摸摸鼻子就算了。

但是有另外一個小黨叫台聯，他們那個時候在國會裡面還沒有任何的席次，他的席次是0，他那個時候已經面臨危急存亡之秋，他整個黨快要掛了，就是2012年如果他們沒有再選過5%，分配到不分區的名單，會不會跟我，親口說過說大概他們就要收了，那但是他們做這件事情，我在旁邊看，做得很認真，而且他們簽了10萬的連署以後，送到公審會被駁回，他們等於是沒有放棄，一而再再而三的提，那那個時候對於公審會駁回人民的ECFA公投提案，作為一個法律學者的我是沒有辦法接

受，因為我從法律上面的角度，我沒有辦法接受一個不具有民主正當性的所謂專業委員會，他那些裡面雖然都是法政的學者，但是用我沒有辦法接受的理由，把超過10萬人希望行使他們憲法上面的公民權的公民投票提案給駁回掉。

那因此那個時候就開始從要求公審會的委員出來公開辯論，他們不肯公開辯論，那開始辦研討會，再邀他們出來，還是不出來，那就幫黃昆輝，因為他那個是領銜人，依照公投法的規定，公民投票的提案只能有一個領銜人，他掛領銜人的名字，打行政訴訟，把他們拖到行政法院去，那最後的結果，那個是比較後來的事情，因為這是一個，司法訴訟是一個相對漫長的過程，經過兩年以後，我們2012年這場官司打贏了，但是打贏也來不及了，因為ECFA已經簽了，也生效了，那只不過說那個時候用澄社當作一個組織的形式，開始在推動《公民投票法》的一些改革，本來是希望在2012年大選的時候，能夠推動一個公民投票的提案，那作為那一次大選一個非常重要的主軸。那只不過說，在那個時候臺灣社會的氛圍裡，對於公投的這一個直接民權的武器，可能因為受到2008年公投法大選那個氛圍的影響，感覺到公投只是一種選舉拿來當作操作的工具，他不是真的要給人民行使大家的直接民權，所以某個程度上，你說用汙名化去形容或許也對，或許也不對，我不是很確定。

那在其實在這些過程當中都充滿了挫折，那也很跟很多不一樣的公民團體有一些合作的關係，譬如說像臺灣人權促進會，像臺灣勞工陣線，那我們2010年的時候，也成立了兩岸協議監督聯盟，那現在各位在媒體上面常常看到代表反黑箱民主陣線發言的賴中強律師，那中強那個時候他的判斷很精準，看的也很準確，知道兩岸協議監督是一個很重要的事情，所以就搞了一個兩督盟，那兩督盟下面是很多團體，那我自己那個時候對社運界的觀察是說，有的時候，就是我們的聯盟非常的多，有兩岸協議監督聯盟，有兩公約施行監督聯盟，有廢除集會遊行惡法聯盟，我們有各式各樣的大聯盟，然後這些大聯盟下面的NGO團體，其實你看那個數量都很大，但是每次實際行動的時候，會發現說實際到場的人比團體的數目竟然還要少，那就是顯然每一個聯盟裡面的每一個團體連派一個人這件事情都很難做到，而且那個時候在各個不同的NGO團體當中，交叉持股的現象是很明顯的，所謂交叉持股就是，我可能同時是臺灣法學會的理事，我是澄社的社長，我是民間司改會的執委，然後每次去一個活動，或是一個行動，會按照我所屬的那個團體，對於那個活動的關係，而去決定說我是用什麼身分去參加，但是碰來碰去你會發現說，其實都是熟面孔，大家都是彼此認識的人，那每一次去大概就是，就是看到老朋友，又是一群人在那

邊。

那對我可能發生比較大的關鍵式的影響是2012年反旺中的事情，那我相信在座各位如果有聽過反旺中的事情，應該都是在2012年7月以後才發生的事情，因為2012年7月以後，伴隨著走路工的事件，然後中天新聞他們攻擊陳為廷的事情，搞到學生去包圍中天電視台，然後901的反媒體壟斷大遊行，那個時候才所謂有所謂的群眾的感覺或者是概念，在那個之前其實就是幾隻類似於我像，像我這樣子的孤鳥在，就是集合在一起在做伴，那個時候，反旺中的時候合作的對象是現在以及前一陣子反服貿站在第一線的台大經濟系的鄭秀玲老師，那另外一位是台大新聞所的張錦華老師，那時候我主要是跟這兩個老師還有一個台大國發所的劉靜怡教授，主要是跟他們合作，在一起推反旺中併購中嘉案的事情。

當然我舉這幾個名字，並不是代表只有這些人，還有很多關心媒體改革的老師，譬如說像中正大學的管中祥老師，像政大新聞所的阿三那個馮建三老師，然後有滿多傳播學者參與，那但是真的比較密集的，一起在討論，然後一起在推動策略的，大概就是可能中祥、靜怡、張錦華老師跟鄭秀玲老師還有我，我們那時候在做的時候，打的其實都是空氣戰，打的都是專業的論述戰、媒體戰、輿論戰，然後利用立法院的那個場域，所謂利用立法院的場域是，譬如說立法院會開公聽會，那會安排質詢，找NCC的人來，那NCC他自己針對旺中併購中嘉案，他也會開公聽會，那利用那些官方的組織，或者是利用官方的公聽會的形式在反對這個交易案，然後不斷的針對這個主題，在報紙上面提出我們專業上面的觀點跟看法。

那那個時候其實我自己沒有去丈量，我可能也沒有那個能力去丈量說，在走路工事件發生以前，這件事情得到多少的關注，但是我在想可能不會很高，因為那個時候所有的有線電視系統，就是有線電視新聞台對這個新聞是徹底封鎖，你在上面完全看不到這樣的新聞，那偶爾會看到這樣的新聞播的應該是中天電視台跟中國電視公司，那大家也可以想像一下他播的內容通常不會是對於我們太友善的內容或是太好的內容，那那個時候其實他們就已經開始對我們發動攻擊，發動攻擊的方式，媒體的操作很，其實可預期性很高啦，大家如果回去檢視2012年旺中傳媒對我們發動的攻擊，一定是禮拜五發動，那為什麼是禮拜五發動，因為禮拜五發動以後，等你要回應的時候已經是週末了，週末沒有人在看報紙，沒有什麼人在看新聞，那你等到禮拜一要再幹嘛，事情也過太久，但是他如果要去處理你的話，他就是從禮拜

五開始洗，然後洗完這個週末以後，然後下個禮拜再move on，整個操作的手法到走路工的事件如出一轍，只不過之前沒有搞得那麼誇張，所以大家可能相對來講的記憶沒有那麼清楚而已。

但是為什麼我說那件事情對我自己影響會比較大，主要的理由是因為，在跟旺中集團交戰的過程當中，我發現了他背後的政商勢力跟背後的中國因素的可怕，當我說政商勢力跟中國因素的時候，其實我是試圖很委婉的去講說那是不分藍綠，那是不分藍綠，那我自己這樣子的觀察，一直到2013年反媒體壟斷法正式胎死腹中以後，其實沒有改變，就是在媒體上面所看到的，你說藍綠的對抗也好，藍綠路線上面的分歧，你如果真的到幕後來看的話，你會覺得說，欸真的是，真的是這個樣子嗎，那一個運動我所觀察到的一些現象跟事情，讓我很多想法開始產生了一些轉變。

那特別是到2013年夏天，會計法修正的事情，對我個人而言，那真的是一個更劇烈的衝擊，也很等於是說大家一個沒有辦法接受的法案，竟然是在臨時會的最後一天，透過朝野協商同意的方式，在晚上11點多完成了三讀的程序，讓就是盜，不要講盜用公款，我也不曉得該怎麼形容，就是把一些公費拿去做其他用途使用的這件事情，可以去刑罰化，那接下來就在反媒體壟斷法結束的運動，不要說結束，因為反媒體壟斷法沒有過，某個程度上是，就是湮沒在議程當中，下一次要再從立法院的議程重見天日也不曉得什麼時候，那那個時候老實說，對我個人來講我，我很生氣，然後我覺得這件事情要有人負責，因為這件事情是朝野的黨團大家都做過承諾的事情，那因此開始推動第二條直接民權的運動軸線，就是罷免權，成立了憲法133實踐聯盟。

那個時候其實我本來自己的預設，我都希望躲在後面做就好，所以各位去看憲法133實踐聯盟的發起人裡面完全沒有我的名字，有馮光遠、有柯一正、有林生祥、有南方朔、彭明輝老師，還有第六位是綠黨的發起人之一，文魯彬律師，找他們六位發起，那那時候找他們六位發起是因為他們相對在政黨色彩上面是比較淡，那同時在社會上面有一定的知名度，大家也都滿敬重他們的，主要看起來的背景好像就是藝文界跟知識界的人，那個時候我的定位就很清楚，我想要在第二線去做裡面實際的工作，那當然會挑馮光遠是基於很明顯的理由，就是希望炒作媒體的效果，因為馮光遠跟我們要推動罷免的對象吳育昇，就是這兩個人組合起來的戲劇性的，所謂，不要講戲劇性啦，新聞媒體的效果非常的好，所以挑馮光遠是，他後來才知道

說原來我們算計他，就是原來我們算計他那麼久。

但是後來整件事情變成是，你很難就是說在第二線的理由是，其實沒有多久，我後來別人問我說，別人打電話給我，說南方朔說是你去找他出來做憲法133，我聽了臉都綠了，因為的確是我打電話邀南方朔老師的，但是我沒有想到他會把他很直白的就講了，所以就開始，也就不管了，就用志工的身分，然後協助憲法133聯盟實際在推動。

那個時候反服貿的事情其實已經起來了，那起來了以後，關注到這件事情的人，在我身旁，不要說在我身旁，就我比較熟識的兩個人，一個是賴中強律師，他是我大學的時候的學長，他大我三屆，他是第四屆的台大學生會會長，我是第六屆，我大學的時候就認識中強，我也很喜歡他，他是一個做事很認真的人，那另外一個是鄭秀玲老師，因為在反媒體壟斷運動當中已經有情感在，所以我也很信任她，所以我那個時候等於是扮演一個中介者，把中強跟鄭老師，不能講撮合啦，就是大家在一起慢慢的形成一個合作的團體，然後我那個時候跟他們說，因為我要做憲法133的事情，所以我先從這個地方轉移到另外一個戰場，但是那個時候做憲法133的目的是要做有關於服貿這件事情審查的側翼，因為你不斷的要去想說怎麼樣去改變執政黨立委他們的投票行為，你必須要讓他們會擔心民意，會畏懼民意，要想辦法去尊重民意。那只不過說在這一路的過程當中，就三不五時還是要回來支援，但是比較多的時間是放在憲法133運動的推動之上。

那第三條事實上，我不能說是同時並進的軸線是，也是2013年夏天的時候，黑島青成立，那因為當初黑島青成立的時候是，一開始我知道是林飛帆跟幾個朋友他們一起先成立的，那第一次碰到魏揚跟黃郁芬是在賴中強的辦公室，那時候反黑箱民主陣線，其實還沒有正式成型，就是關心那個議題的朋友大家都找來，坐在辦公室討論說我們接下來用什麼樣的策略去推動這樣子的議題，到後來黑島青去辦了工作坊，那我也有去參與那個工作坊。

到9月的時候發生9月政爭的事情，那因此去抗議，抗議馬政權為了要，要強行的渡過服貿，那他所產，他不惜，總統透過他黨主席的身分把手直接伸到國會當中，他要毀憲亂政，所以10月8號跟10月10號跟黑島青的朋友們一起去總統府前面抗議，那當然第一天晚上，10月8號去抗議完就被抬走了，然後我們就移到張榮發基金會

前面，那一直待到10月10號的時候，移到濟南路上面，去參與公民1985，後來的公民覺醒聯盟，他們在濟南路上面辦的「天下為公，還權於民」，那事實上，10月10號對我來講是一個很，很，比較特殊的經驗，理由是說，因為黑島青跟公民1985是兩群，就是風格完全不一樣，黑島青是很衝，他敢翻立法院的圍牆，敢衝凱道，他們可以半夜，我們集合在一個祕密基地，然後時間到了，迅速地移到總統府前面去抗議。

啊其實那天的活動，本來不是要去總統府前拉布條，本來是要去占領景福門，然後把那個活動稱為做雞蛋糕的計劃，那雖然我們彼此都先預訂說不要用電話聯絡這件事情，因為怕被監聽什麼的，但是反正消息就走漏出去，因為時間還沒到的時候，約定的時間還沒到的時候，就有社運界的朋友就問我說，聽說你們要去攻景福門，然後我一臉就嚇一跳，我想說你怎麼會知道，大家都知，差不多大家都知道，所以我就想說那警察一定也知道，那果然沒有錯啊，因為我們預訂要攻上去的時間點是晚上11點，但是我從下午5點開始，就不斷的在觀察景福門下面的警力部署，然後後來發現警察從4個，直接越晚就8個，16個，然後到晚上10點多，從要出發的基地看，還有在那個派的哨子，就是我們的眼線在那邊觀察，打電話回來說，那邊已經有四五十個警察，那我就很確定了，就是消息走了，那所以我們才去，去凱道抗議。

但是我會挺黑島青跟公民1985是，或許我們等一下在討論的時候，我想要做一個是說，黑島青他會要求的行動的強度比較高的，那那種行動強度對一般，社運界的人很喜歡稱人家素人，就是吃素的，吃素的那個素，就你沒有經驗，然後你沒有搞過社運，所以你是，是素人，當然用那個名詞好或者是不好，我自己也常常在想，但是反正我聽得懂他們在，在說什麼，就是黑島青的行動對於素人來講是一個，門檻相對來講是高的，是非常高的，就你一口氣要我去跟你去衝凱道，我的天啊；那但是公民1985，他們在洪仲丘的案子，網路上面的網軍號召起來以後，這群人都不認識，但是他們有辦法說，搞到一次25萬人出來，然後走的時候不留下一片垃圾，哇，那那個時候在主流的媒體上面被稱讚得不得了，就臺灣社運的典範。

但是當他們這樣被稱讚的同時，事實上對於社運界的，傳統社運界的朋友來講是說，這哪是什麼社運啊，這根本就是在開party，就是開一天，就是你要當一天的公民，那你完了就走了，那你如果從一些比較深的結構性的因素去考慮的話會說，

啊你把一些所謂的社會能量，你都把他吸走了，然後搞完這天的party，那如果你們是典範，那我們這些平常在衝的社運算什麼？我們是暴民嗎，還是暴徒？那你們做的是對的，我們做的是不，我們做的是不是就代表是不對的，我們沒有禮貌，我們不守秩序，我們違法，我知道就是說那種刻意營造出來的形象的那個，散發出去的味道是，是不對的，但是因為我跟1985裡面的幾個朋友有接觸，然後他們有的時候也會問一些我的意見，那我會知道說他們其實沒有惡意，他們的想法也很單純，他們的想法是說，我就是希望找更多的人來參加，我如果要想更多的人來參加的話，我的門檻就一定設得很低，就是你們，他會讓人家有一個信任感，就是你來參加我的活動，絕對不會發生什麼事，你時間到了你可以，就按照時，就照表操課，你可以回家睡一覺，然後不用擔心會發生什麼奇奇怪怪的事情。

那但是，所以黑島青的朋友，10月10號到濟南路上面的時候，其實這兩個，就參與的時候，當然他們也會看到說，好像用辦煙火的方式在辦，在從事社會運動，他真的聚了很多人，去年10月10號，公民覺醒聯盟他們在濟南路上的訴求，第一個，修公投法，第二個，修選罷法，第三個，把不分區，啊不對，把政黨補助的門檻從5%往下調，他不是說不分區的門檻，因為不分區的門檻5%涉及到修憲，那個難度很高，但是如果政黨補助的門檻往下調，那個規定在選罷法當中，那個不牽涉到修憲，是施壓國會就可以做了，就那三個訴求，現場來了6萬人，那因為前面的兩個事情，我們老實講就是說，我自己以前在不同團體的時候，我們都推動過，其實我們扪心自問，我真的沒那個本事說推這麼冷的東西來，現場有辦法來6萬個人，甚至那個時候有一個報社很資深的編輯，他寫信給我，說，厚你，他說他說你，他說那個公民覺醒聯盟推的訴求這麼冷，冷到爆，那那天會來幾個人啊，然後我說不過他們滿有他們動員的，跟那個包裝的方式，我那時候估他們會來1萬個人，其實我那時候心裡想是你推這三個訴求，你真的有辦法來1萬個人，我會大力的幫他們鼓掌，結果那天來了6萬人。

那當然10月10號的活動結束了以後，我會覺得這兩種運動不同的路線跟風格，還是那個緊張關係是，是存在的，所以我那個時候，剛好開始在蘋果寫那個電子的專欄，就紙本上沒有，那是在網路上才看得到的，我寫的第一篇文章是公民1985跟黑色島國青年，那我描述這兩個團體他們雖然有不同的風格，但是從我的觀點上面來看，風格不同，路線不同，但是目標一致，又有什麼關係，就大家分進合擊，我們還是帶著整個社會在往我們希望比較……



(影片結束)